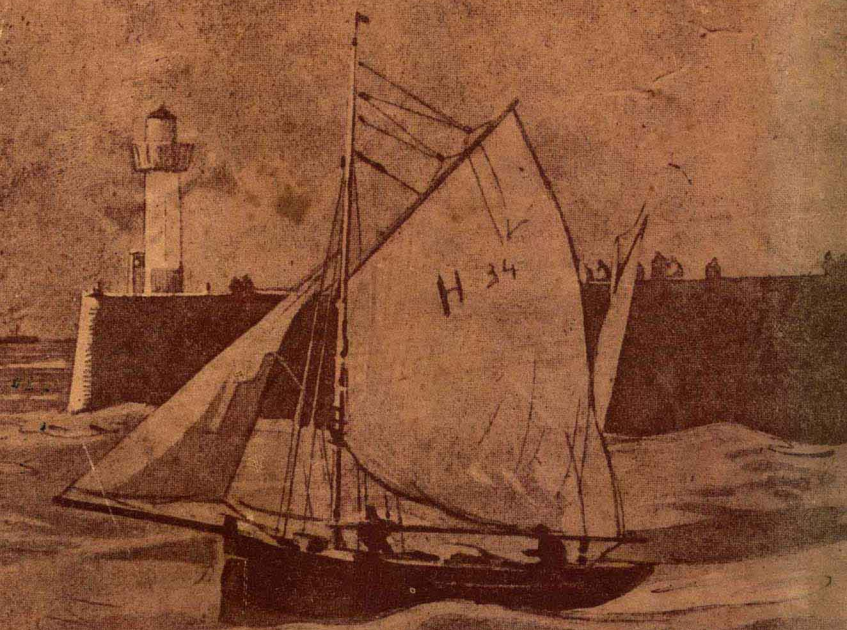




集 薇 薈

譯 崖 青 李 著 桑 泊 莫

Ch. P. Jones

集 薇 薈

著 桑 泊 莫
譯 崖 青 李

一九三一年五月付排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版
一一二〇〇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莫泊桑全集之八

薔薇集

實價銀六角

著者 莫泊桑

譯者 李青崖

印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廣州
南京重慶 開封北新書局

目次

薔薇·····	一
家事·····	一五
從前·····	六七
殘廢者·····	七七
不知姓名的她·····	八九
俞松太太褒獎的貞童·····	一〇三
警告式的呼聲·····	一三七
一種狂熱·····	一五三
那一場洗禮·····	一六九

那個患拘攣病的.....一八一

永訣了.....一九三

端恩.....二〇三

偷得本不該愛的人.....一〇三

不該愛的人.....八九

大氣.....六八

家聲.....一五

家聲.....一五

家聲.....一五

目次

薔 薇

那兩個青年婦人彷彿像是遮掩在一層鮮花的下面。她們兩人單獨地坐在一乘滿載着花球的四輪車裏，那車子如同一隻其大無外的花籃。在前部的那條長櫓上，兩隻用白緞子蒙的托盤，滿盛着尼司所產的紫羅蘭，而在那鋪蓋着她們膝頭的白熊皮上面，堆着一大堆的薔薇，綉球，丁子，野菊，夜來香和橙花，用一些絲縑縛住，彷彿要壓緊這兩個妙曼的軀幹，祇許她們的肩臂和那一個蔚藍一個蓮青的腰支的一小部分，從這鋪香而艷的被覆物下面露出來。

那御者的鞭子，帶着一個用白頭花綴成的套子，那些馬匹的韉轡，都綴着一些黃的丁子，那些車輪的輻都綴着一些金鐘花，而在那兩個安置車燈的處所，有兩個滾圓而偉大的花球，如同是這隻能穀轉動並且着花的動物的兩隻怪眼。

這座四輪車在那條大路上飛馳，經過安第白街，被另外許多綴着鮮花而載着一些在紫羅蘭的花雨之下失蹤的女人的車子，在前引導，在傍並進，在後追隨。因為這一天正是伽恩那地方的賽花節。

到了銀行通衢了，那裏正是競賽的地方。沿着這條廣大的通衢，兩行綴着鮮花的車馬，如同一條沒有終點的絲帶似地一來一往。那些車子上面的人彼此用鮮花互相拋擲。那些鮮花像槍彈似地在空中經過，去撲那些嬌嫩的臉蛋兒，撞回來又墜到塵土裏去，惹起成堆的頑童再去拾起來。

一羣排列在兩面人行道上的觀眾是很密的，却被那些騎着馬而耀武揚威地經過的保安隊所防閑，他們並且推開這些步行的好奇者，如同絕不許這些窮人混雜到那些有錢的人的道伴裏去，所以觀眾祇得各用靜躁殊途的方法來注視。

在那些車子裏面，有人互相喚着姓名，有人互相認識，有人用薔薇當做機關槍一般互相拋射。某一乘車子裏面，滿載着一些身着紅衣的天魔般的美貌女人，引誘了觀

衆的視線。一個酷肖亨利王四世的男賓，用一種欣然的狂熱態度，拋擲一個用橡皮帶子繫着的很大的花球。那些美貌女人因爲害怕那花球的撞擊力量，便掩住自己的眼睛，那些男子却俯下了腦袋，但是這個旖旎的投射物是迅疾而又服從指揮的，牠在畫出了一條曲線之後，便重新回到牠主人手邊了——這位主人立刻又拿牠向一個新的面目拋過去。

這乘四輪馬車上面的那兩個青年婦人，用手拋擲她們的「武器」，並且接受了一陣陣的花雨；隨後、在奮鬥了一點鐘之後，她們終於感到了一點兒疲倦，便吩咐那御者沿着那條循海而赴許昂海灣的大路走過去。

日輪在艾司兌雷山的後面隱沒了，這座山帶的鋸齒般的剪影，蔽着夕陽的火樣的紅光，顯出了牠的黑色。蔚藍而清淺的海水，寧靜地展到和天空相接的地平線上，而那隊在這海灣裏下碇的兵艦，彷彿像一羣在水面絕不動彈的怪物，啓示錄上所載的野獸，甲冑顯然，並且挺胸弓背，頂着一枝像羽毛一般纖弱的長桅，還有一些到夜晚便

能發光的眼。

這兩個遮蓋在熊皮之下的青年婦人，惆悵地瞧着。其中的一個終於說道：

——在傍晚時候裏，真有使人嘆賞不置甚麼都像好的天氣。瑪格訶，你說對嗎？

那另一個回答道：

——對，真好。但是却短點兒東西。

——究竟短甚麼？我覺得自己很舒服。我甚麼也不短。

——誰說。不過你沒有想到罷。無論那使我們肉體麻醉的舒服事情是甚麼情形，

我們始終希望另外有傍的東西……可以給我們怡情悅性。

末了那另一個微笑着：

——短了點愛情嗎？

——對呀。

她們都不做聲了，望着前面，隨後那個名叫瑪格麗德的喃喃地說：『倘若沒有這』

樣東西，人生在我看來就像是難堪的了。我真有被人愛的需要，無論愛我者是甚麼。並且我們都是一樣的，雖然你說過你的志願，西慕。

——那兒的話，好朋友。若是談到無論愛我者是誰，我情願絕不被愛。你相信那爲我是有味的嗎，譬如愛我者是……是……

她說到這裏，正尋覓自身可以被誰愛，所以眼光向那幅廣廓無邊的風景瞧着。她那雙眼睛在地平線上打了一個圈子之後，便墜到那一對在她的御者背上發光的金鈕子上面了。於是便微笑地說：『是我的車夫。』

瑪格麗德略露出微笑的神情，並且低聲說道：

——我保你那是很有趣味的，倘有被一個僕人所愛。我兩三次遇過這樣的事情。他們楞起那種使人笑得要死的眼睛。自然，越是他們鍾情，傍人越表示嚴氣正性，隨後某一天，便藉口一個隨意的托詞開除他，因爲倘若有人窺見底蘊便是笑話了。

西慕夫人靜聽着，眼光望着前面，隨後才說：

——不對，一定不對，我那個跟班僕人的心，在我看來是不充分的。你怎樣窺見了他們愛你呢？說給我聽罷。

——我之窺見他們，也就像窺見其餘的男人一般，當他們變成了發呆的那時候。其餘那些男人對於我不像是那樣呆笨的，當他們愛我的時候。

——那簡直都是糊塗蟲，好人，無論是甚麼事，他們都不能談，不能答，不能懂。

——但是你，究竟被一個僕人所愛，於你有甚麼關係。你受了感動嗎？受了諂媚嗎？

——受感動嗎？沒有。受諂媚嗎？是的，多少有一點。我們素來因為一個男人的愛情便受到諂媚，無論他是怎樣的人。

——唉，那兒的話，馬格訶！

——誰說，好人。聽呀，我來給你說一件撞到我身邊過的稀奇事。你可以看見在

我們身上經過那些話兒之中，這件事真是古怪的和羞人的。

距現在約莫有四年光景，那時候我正缺少一個貼身的女侍。接續試過了五六個，完全不合我的意思，末了，我竟以為沒有希望找得着一個，忽然我在某一份日報的小廣告上，看見登載了一個知道縫紉，刺繡，和做女帽子的青年女子，尋覓一個位置，並且有一些上好的證明書。此外她還能叢說英國話。

我於是照着所登載的住址寫了信，第二天，那個在問題中的人便來了。她身軀頗高，但是也還苗條，面色略帶灰白，神情是很羞怯的。她有一雙很美的黑眼睛，色彩異常之好，她立刻就使我認為滿意。我問起她的那些證明書：她給了我一張用英文寫的，據她說來，她是從林威爾太太家裏出來的，在那裏她蹲過十年。

那證明書證明這青年女子之離開她那個成績優良的職務，是因為要回法國，在那長期的服務之中，除了有點法國式的媚態以外，別無可訾議之點。

那句英文句子的譏諷式的宛轉曲折，竟使我略略微笑起來，於是當場便留下了這

個貼身的女侍。

她當日便搬到我家裏；她名叫薔薇。

用到了一個月之末，我覺得她是可以贊嘆的。

這真是一件拾得來的寶貝，一粒珍珠，一件稀世之寶。

她之做帽子真有一種無窮盡的鑒賞力；在一頂帽子上面盤壓種種欄杆，竟比那些頂好的女帽工還要盤壓得好，並且她也知道做種種裙袍。

我竟因為她的能力發呆了。我從沒有被人像她伺候我一般那樣伺候過。

她用一種驚人的輕巧手術迅速地給我着衣服。我從沒有在皮膚上面觸到她的指頭，本來世上不舒服的事情，我以為要推觸到女侍的手為最。不久我竟染了異常懶惰的習慣，因為任憑那個一向略略臉紅而從不說話的羞答答的長女孩子，給我從頭到腳從裏衣到手套那樣一手打扮起來，真是舒服得很。每逢從浴盆裏出來，我便在一張矮榻上打一會兒盹，這時候，她便來給我按摩拂拭；說句真話，我並不當她做一個簡單

的僕人，竟認爲是個低級的女朋友。

誰知某一天早上，我的司閹者神秘地要求和我談話。我始則認爲詫異，繼而叫他進來。這是一個很靠得住的人，一個老兵，我丈夫從前的一個馬弁。

他對於自己要說的話像是感到不自在。末了，他矜持地說：

——太太，本區公安局的區官在樓下。

我匆匆問道：

——他要做甚麼事？

——他要在公館裏檢查一下。

自然，公安行政是有用的，不過我最恨牠。我認爲那不是一種高尚職業。受侮辱而又生氣的我終於回答道：

——爲甚麼要檢查？用甚麼理由？他不能進來。

那司閹接着說：

——他說是公館裏有一個歹人躲着。

這一下我可害怕起來，便叫他請那個區官到我跟前來說明。這是一個頗有禮貌的人，身上佩着榮譽勳章的綬帶。他說了些道歉的話，請我原諒，隨後告訴我，說是在我的用人之中有一個判了重罪的男犯人！

我不免生氣了；便說我可以保證我家裏的一切用人，並且我可以叫他們排着隊給他看。

——司蘭古爾丹本是個老兵。

——不是他。

——車夫班古，尚拔泉州的一個鄉下人，我父親一個莊頭的兒子。

——不是他。

——一個管馬房的人，也是從尚拔桌雇來的，並且也是我認識的一個鄉下人的兒子，此外還有您剛才看見過的那個做跟班的用人。

——不是他。

——那末您很可以知道您自己弄錯了。

——對不起，太太，我自問決沒有弄錯。因為這問題是一個可怕的刑事犯，您可否特別給我一個面子，叫府上所有的用人到這裏，等我當着您詢問一下嗎？

我開始也抵抗一陣，後來便答應了，於是叫我的一切男女用人都上樓來。

那區官祇隨意看了一遍便高聲說：

——在這裏的並不是全數。

——那兒的話，先生，沒有來的祇有我那個貼身的女侍，一個不能被您混作一個男犯的年輕女子。

他要求道：

——我能彀也看她一下嗎？

——一定可以。

我便按鈴叫薔薇立刻就來。她剛好一進來，那區官便做了一個暗號，於是那兩個早已躲在門後面而沒有被我看見的漢子一齊向她撲過去，抓了她兩隻手用繩子縛住。我迸出了一聲憤不可遏的叫喚，並且想跑過去給她防衛。那區官連忙阻擋我：

——這女子，太太，她是一個男人，姓勒卡丕，名約翰尼可拉，因為在強奸之後殺人，於一八七九年判了死罪，後來減為無期徒刑。到現在，他越獄已經有四個月了。我們從那時候尋到現在。

我真氣瘋了，沒有主意了。不肯相信那一套。那區官笑着說：

——我現在祇可以給您一個證據。他左邊的胳膊是刻了花的。

接着他就擡起薔薇的袖子。果然不錯。那個公安人員用一種譏諷意味說道：

——對於其餘的證明，請您相信我們罷。

末了，他們終於牽着我的貼身女侍走了！

唉，你可相信那個使我耿耿在心的，並不是因為這樣受了欺騙受了恥笑而生的憤